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九十五回 閻味人偏遭閻味害 豪俠客每動豪俠心

卻說蔣爺在艙門側耳細聽，原來是小童（就是當初服侍李平山的），手中拿的個字簡道：「奉姨奶奶之命，叫先生即刻拆看。」李平山接過，映著月光看了，悄悄道：「吾知道了。你回去上復姨奶奶，說夜闌人靜，吾就過去。」原來巧娘與幕賓相好就是他。蔣爺聽在耳內，暗道：「敢則這小子，還有這等行為呢。」又聽見跳板響，知道是小童過去。他卻回身歪在牀上，假裝睡著。李平山喚了兩聲不應。他卻賊眉賊眼在燈下將字簡又看了一番，樂的他抓耳撓腮，坐立不安，無奈何也歪在牀上裝睡。那裡睡得著，呼吸之氣不知怎樣才好。蔣爺聽了，不由的暗笑，自己卻呼吸出入，極其平勻，令人聽著，直是真睡一般。李平山耐了多時，悄悄的起來奔到艙門，又回頭瞧了瞧蔣爺，猶疑了半晌，方才出了艙門。只聽跳板咯噔咯噔亂響。蔣爺這裡翻身起來，脫了長衣，出了艙門，只聽跳板咯噔一響跳上去。到了大船之上，將跳板輕輕扶起，往水內一順。他方到三船上窗板外細聽，果然聽見有男女淫欲之聲，又聽得女音悄悄說：「先生，你可想煞我也！」蔣爺卻不性急，高高的嚷了兩聲：「三船上有了賊了！有了賊了！」他便刺開水面下水去了。

金福祿立刻帶領多人，各船搜查。到了第三船，正見李平山在那邊著急：因沒了跳板，不能夠過在小船之上。金福祿見他慌張形景，不容分說，將他帶到頭船，回稟老爺。金公即叫帶進來。李平山戰戰哆嗦，哈著腰兒，進了艙門，見了金公，張口結舌，立刻形景難畫難描。金公見他哈著腰兒，不住的將衣襟兒遮掩，仔細看時，原來他赤著雙腳。

金公已然會意，忖度了半晌，主意已定，叫福祿等看著平山。自己出艙，提了燈籠，先到二船，見燈光已息。即往三船一看，卻有燈光，忽然滅了。金公更覺明白，連忙來到三船，喚道：「巧娘睡了麼？」喚了兩聲，裡面答道：「敢則是老爺麼？」彷彿是睡夢初醒之聲。金公將艙門一推，進來用燈一照，見巧娘雲鬢蓬鬆，桃腮帶赤，問道：「老爺為何不睡？」金公道：「原要睡來，忽聽有賊，只得查看。」隨手把燈籠一放，卻好牀前有雙來履。巧娘見了，只嚇得心內亂跳，暗道：「不好！怎麼會把他忘了呢！」原來巧娘一知將平山拿到船上，就怕有人搜查，他急急忙忙將平山的褲襪護膝等俱各收藏。真是忙中有錯，他再想不到平山是光著腳跑的，獨獨的把雙鞋兒忘了。如今見金公照著鞋，好生害怕。誰知金公視而不見，置而不問，轉說道：「你如何獨自孤眠？杏花兒那裡去了。」巧娘略定了定神，隨機獻媚，搭訕過來說道：「賤妾惟恐老爺回來不便，因此叫他後艙去了。」上面說著話，下面卻用腳把鞋兒向牀下一踢。金公明明知道，卻也不問，反言一句道：「難為你細心，想的到。我同你到夫人那邊。方才嚷有賊，你理應問問安。回來我也就在這裡睡了。」說罷，攜了巧娘的手，一同出艙，來到船頭。金公猛然將巧娘往下一擠，撲咚的一聲落在水內，然後咕嘟冒了幾個泡兒。金公容他沉底，方才嚷道：「不好了，姨娘落在水內了！」眾人俱各前來叫水手，救已無及。

金公來到頭船，見了平山道：「我這裡人多，用你不著，你回去吧。」叫福祿：「帶他去吧。」帶到三船，誰知水手正為跳板遺失，在那裡找尋。後來見水中漂浮，方從水中撈起，仍然搭好，叫平山過去，即將跳板撤了。

金公何不處治平山，就這等放了平山呢？這才透出金公忖度半晌、主意拿定的八個字。他想平山貪夜過船，非奸即盜。若真是盜，卻倒好辦；看他光景，明露著是奸。因此獨自提了燈籠，親身查看。見三船燈明復滅，已然明白。不想又看見那一隻來履，又瞧見巧娘手足失措的形景。此事已真，巧娘如何留得？故誣出艙來溺於水中。轉想平山倒難處治。惟恐他據實說出，醜聲播揚，臉面何在？莫若含糊其詞，說：「我這裡人多，用你不著，你回去吧。」雖然便宜他，其中省卻多少口舌，免得眾人知覺。

且說李平山就如放放一般，回到本船之上。進艙一看，見蔣平牀上只見衣服，卻不見人，暗道：「姓蔣的那裡去了？難道他也有什麼外遇麼？」忽聽後面嚷道：「誰？誰？誰？怎麼掉在水裡頭了？到底留點神呀！這是船上比不得下店，這是玩的麼？——來吧，我攬你一把兒。這是怎麼說呢！」然後方聽戰戰哆嗦的聲音，進了艙來。平山一看，見蔣平水淋淋的一個整戰兒，問道：「蔣兄怎麼樣了？」蔣爺道：「我上後面去小解，不想失足落水。多虧把住了後舵，不然險些兒喪了性命。」平山見他哆嗦亂戰，自己也覺發起慄來了。連忙站起拿過包袱來，找出褲襪等件，又揀出了一分舊的給蔣平，叫他：「換下濕的來晾乾了，然後換了還吾。」他卻拿出一雙新鞋來。二人彼此穿的穿，換的換。蔣爺卻將濕衣擰了，抖了抖，晾起來，只顧自己收拾衣服。猛回頭見平山愣愣何何坐在那裡，一會兒搓手，一會兒搖頭，一會兒拿起巾帕來拭淚。蔣平知他為那葫蘆子藥，也不理他。

蔣爺晾完了衣服，在牀上坐下，見他這番光景，明知故問道：「先生為著何事傷心呢？」平山道：「吾有吾的心事，難以告訴別人。吾問蔣兄到湘陰縣，是什麼公幹？」蔣爺道：「原先說過，吾到湘陰縣找個相知的。先生為何忘了？」平山道：「吾此時精神恍惚，都記不得了。蔣兄既到湘陰縣找相知，吾也到湘陰找個相知。」蔣爺道：「先生昨晚不是說跟了金太守上任麼？為何又上湘陰呢？」平山道：「蔣兄為何先生稱起來呢？你吾還是弟兄，不要見外。吾對你說，他那裡人吾看著有些不相宜，所以昨晚上吾又見了金主管，叫他告訴太守，回覆了他，吾不去了。」蔣爺暗笑道：「好小子，他還合我撇大腔兒呢。似他這樣反覆小人，真正可殺不可留的。」復又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船價怎麼樣呢？」平山道：「自然是公攤的了。」蔣爺道：「很好。吾這才放心了。天已不早了，咱們歇息歇息吧。」平山道：「蔣兄只管睡，吾略略坐坐，也就睡了。」蔣爺說了一聲：「有罪了。」放倒頭，不多時竟自睡去。

平山坐了多時，躺在牀上，那裡睡得著，翻來覆去，整整的一夜不曾合眼。後來又聽見官船上鳴鑼開船，心裡更覺難受。蔣爺也就驚醒，即喚船家收拾收拾，這裡也就開船了。

這一日平山在船上唉聲歎氣，無精打采，也不吃，不喝，只是呆了的一般。到了日暮之際，翁大等將船藏在蘆葦深處。蔣爺誇道：「好所在！這才避風呢。」翁大等不覺暗笑。平山道：「吾昨夜不曾合眼，今日有些困倦，吾要先睡了。」蔣爺道：「尊兄就請安置吧，包管今夜睡的安穩了。」平山也不答言，竟自放倒頭睡了。

蔣平暗道：「按理應當救他。奈何他這樣行為，無故的置巧娘於死地；我要救了他，叫巧娘也含冤於地下。莫若讓翁家弟兄把他殺了與巧娘報仇，我再殺了翁家弟兄與他報仇，豈不兩全其美麼？」正在思索，只聽翁大道：「弟兄，你了？我了？」翁二道：「有甚要緊。兩個膿包，不管誰的都使得。」蔣平暗道：「好了，來咧！」他便悄悄地出來，爬伏在艙房之上。見有一物風吹擺動，原來是根竹竿，上面晾著件棉襖。蔣爺慢慢的抽下來，攏在懷內，往下偷瞧。見翁二持刀進艙，翁大也持刀把守艙門。忽聽艙內竹牀一陣亂響，蔣平已知平山了結了。他卻一長身將棉襖一抖，照著翁大頭上放下來。翁大出其不意，不知何物，連忙一路混擄。也是活該，偏偏的將頭裹住。蔣爺挺身上來，奪刀在手。翁大剛露出頭來，已著了利刃。蔣爺復又一刀，翁大栽下水去。翁二尚在艙內找尋瘦人，聽得艙門外有響動，連忙回身出來，說：「大哥，那瘦蠻子不見了。」話未說完，蔣爺道：「吾在這裡！」「唵」就將刀一顛，正戳在翁二咽喉之上。翁二哎喲了一聲，他就兩手一紮煞，一半截在艙內，一半截在艙外。蔣爺哈腰將髮絡一揪，拉到船頭一看。誰知翁二不禁戳，一下兒就死了。蔣爺將手一鬆，放在船頭，便進艙內將燈剔亮，見平山扎手舞腳於竹牀之上。蔣平暗暗的歎息了一番，便將平山的箱籠擰開，仔細搜尋，卻有白銀一百六兩。蔣平道聲「慚愧」，將銀放在兜肚之內。算來蔣爺頗不折本，艾虎拿了他的一百兩，他如今得了一百六兩，再加上雷震購了二兩，裡外裡倒多了八兩。這才算是好利息呢。

且說蔣爺從新將燈照了，通身並無血跡。他又將雷老兒給做的大衫招疊了，又把自己的濕衣（也早乾了）招好，將平山的包袱拿過來，揀可用的打了包裹。收拾停當，出艙，用篙撐起船來。出了蘆葦深處，奔到岸邊，連忙提了包裹，套上大衫，一腳踏定泊岸，這一腳往後盡力一蹬。只見那船味的滴溜一聲，離岸有數步多遠，飄飄蕩蕩，順著水面去了。

蔣爺邁開大步，竟奔大路而行。此時天光一亮，忽然颳起風來，揚土飛沙，難睜二目。又搭著蔣爺一夜不曾合眼，也覺得乏

了，便要找個去處歇息。又無村莊，見前面有片樹林。及至趕到跟前一看，原來是座墳頭，院牆有倒塌之處。蔣爺心內想著，進了圍牆可以避風。剛剛轉過來往裡一望，只見有個小童面黃肌瘦，滿臉淚痕，正在那小樹上拴套兒呢。蔣爺看了，嚷道：「你是誰家小廝，跑到我墳地裡上吊來？這還了得嗎？」那小童道：「我是小童，可怕什麼呢？」蔣爺聽了，不覺好笑，道：「你是小童原不怕，要是小童上吊，也就可怕了。」小童道：「若是這末說，我可上那樹上死去才好呢？」說罷，將絲絛解下，轉身要走。蔣平道：「那小童，你不要走。」小童道：「你這瑩地不叫上吊，你又叫我做什麼？」蔣爺道：「你轉身來，我有話問你。你小小年紀，為何尋自盡？來，來，來，在這邊牆根之下，說與我聽。」小童道：「我皆因活不得了，我才尋死呀。你要問，我告訴你。若是當死，你把這棵樹讓給我，我好上吊。」蔣爺道：「就是這等，你且說來我聽。」小童未語，先就落下淚來，把已往情由，滔滔不斷述了一遍。說罷，大哭。

蔣爺聽了，暗道：「看他小小年紀倒是個有志氣的。」便道：「你原來如此，我如今贈你盤費，你還死不死呢？」小童道：「若有了盤費，我還死？——我就不死了。真個的我這小命兒是鹽換來的嗎？」蔣爺回手在兜肚內摸出兩個鏰子，道：「這些可以夠了麼？」小童道：「足已夠了，只有使不了的。」連忙接過來，爬在地下磕頭道：「多謝恩公搭救，望乞留下姓名。」蔣平道：「你不要多問，急快走長沙要緊。」小童去後，蔣爺竟奔臥虎溝去了。

不知小童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